

# 让教师多读书成为一桩好事而非难事

## ——基于教科研团队推动区域教师阅读的实践

师训专场

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波

教师要做好研究,是离不开阅读的。然而,愿意做点研究的教师,往往是教师中求上进的少数群体。因此,教师阅读推动一直是区域教研工作的难点所在。近两年,宁波市镇海区依托骨干、中坚、新苗“三位一体”的教科研团队,在推动教师阅读上形成了“组织者、先行者、示范者”三结合的力量。

### 一、在教研这一层面上,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无论是推动一个学校还是一个区域的教师阅读,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读书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建设包含两个阶段:组建团队是很简单的,但让团队持续发挥作用并不容易。笔者曾在中国知网上专门检索过这方面的文章,只有少数几篇,而且是以小学语文教师为主体的,但区域教师阅读应该是涵盖所有学科、所有学段的教师阅读。

于是,我们依托原有的区域教科研团队,发展组建新的教师读书团队。2016年9月,“研之乐”读书会正式成立。读书会要求学校教科室负责人(骨

干)参加,中青年优秀教师(中坚)和优秀青年教师(新苗)自主报名。骨干教师承担着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责任,中坚教师在教研方面有考核要求,而新苗教师有着较为迫切的成长愿望。

可以说,只要抓住这三股教师力量,就能发挥出教师的区域整体实力,同时推动教师阅读促进和教科研团队建设两项工作。

### 二、有共同追求的读书之乐,也有就在身边的读书榜样

读书团队组建后不能成为空架子,教师阅读的热情要在阅读活动中点燃。“研之乐”读书活动以“共读+选读”为选书原则,为教师们推荐了《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教育的细节》《静悄悄的革命》《回归教育常识》等书籍,多次举办共读活动,和出版社合作开展《简明生本学习策略》的主题读书活动。通过读书会成员自主报名,举行多形式的分享会。例如,在共读《简明生本学习策略》后,大家约定一年的实践探索时间,一年后进行一次分享。

读书分享会还邀请专家一起参与。比如《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分享会邀请了浙江教育报刊社数字媒体中心主任杨志刚,《教师花传书》分享会邀请了对佐藤学很有研究的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规划办常务副主任沈佳乐。

“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往”是朱永新教授提出来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基于专业发展共同体基础上的专业交往对教师的影响巨大,在读书团队建设中,爱读书的教师会对其他成员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确立了不同类型的榜样教师,作为读书会成员学习的参照对象。比如读书会有一位教龄近30年的女教师,早已评上了高级职称,仍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于是,我们安排她在分享会上作典型发言,并授予读书会年度人物的称号。

### 三、大家都在读书,你不读就落后了

原先,有些学校推动教师阅读缺乏氛围或力量。有了区域层面的读书会,各校教科负责人做起来就简单了,他们会把“研之乐”读书会开展的活动,直接迁移到自己的学校。比如,读书会曾经把《苏菲的世界》作为共读书目,不少学校、幼儿园也开展了《苏菲的世界》的共读活动。“研之乐”读书会的区域辐射和渗透作用不可小觑。

2017年暑期,读书会推荐了10本书,不少学校就把这个书目推荐给本校教师,或者按这个书目购书向全体教师发放。

今年年初,读书会发起“一年啃读12本书”挑战活动倡议,不仅要读书,而且要撰写读书心得文章,在外人看来带有一点“自虐”性质,却得到了全区教师

的积极响应。甚至有即将休产假的教师也申请加入,她保证,落下的作业会在休产假后补上。很明显,教师阅读的热情被点燃了。

阅读是慢的艺术,教师阅读的成效显现也会比较慢。教师给自己的激励,一旦反馈时间过长,往往会坚持不下去。因此,必须让教师在阅读中有获得感,即时保持正向反馈。读书会每年组织寒假读书征文比赛,并积极参与浙江教育报社组织的浙江省教师读书征文评选和浙江教育在线组织的“我的教育理想”读书征文比赛,有的学校从来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参加以后,近两年的教师读书热情逐渐高涨起来。

在读书分享会上,我们也有意安排在推动教师阅读方面做得好的学校发言。尤其是对获得组织奖的学校,均在全区的会议上进行表彰,对教科研负责人给予个人奖励,并发表在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这形成了学校之间相互赶超的态势。

2017年,全区共有168篇读书心得体会文章在浙江省第十二届教师读书征文评选中获奖,有18家单位获得组织奖。得奖情况不理想的学校,校长看了心里着急,准备在今年进一步重视。为优秀读者鼓励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教师也通过读写结合加快了自己的成长。

指点迷津

朱华贤

现在有些初中生个子已经一米八几了,可待人接物、生活自理方面基本不懂。在写作上,也存在这种现象——眼高手低。看别人写的文章觉得一般般,甚至不屑一顾;可等到自己来写就写不好,连一般般的文章也写不出来。

眼高倒不是出于傲慢,而是见得少,想得深;手低呢,就是因为平时操练得少,写起来磕磕碰碰。“眼”是一种知识与见解,它来源于阅读和思考;“手”则是一种能力与本领,它依托于反复地训练实践。

眼高手低的成因可能是:眼越高越不敢轻易下手,手就越来越生疏,本领往往就越来越低。

眼与手存在着这样三种关系:眼高手高、眼高手低、眼低手低。

眼高手高的人,见识广博,对别人的文章评价入木三分;自己也有两把刷子,写出来的文章力透纸背,独树一帜。教师当中不乏这样的作者。

眼低手低,则刚刚相反,两方面都欠缺。有没有眼低手高呢?这样的人不可能存在。

笔者从事语文教学实践与研究40余年,据我观察,当下的语文教师作者队伍中,比较普遍的是眼高手低者。说实话,他们的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还可以,有些甚至相当不错,可写作能力却不敢恭维。这样就变成只能夸夸其谈了,就语文教学而言,夸夸其谈也是一种本事。但如果不能写,其影响力就有限,无法让人从心里佩服。

教师如何走出这一困局,成为眼高手也高的人呢?

首先,要提高对写作的思想认识。想和做是两个层面上的事,想得好,不等于做得好。理解能力是相对抽象的,而写作能力是具体实在的,需要有大量的实践。正如游泳,必须下到水里,在一次次划呀蹬呀的过程中,逐渐摸到门道。一个从来不肯下水的人,肯定不会游泳,同样,一个只是看人家文章,只学习写作理论却从来不会写的人,肯定写不出好文章。眼高手低的本质,是认知与能力的悬殊。眼高不代表就能手高,两者不是同步的。

其次,要加强语言的实践训练。手低的关键是语言表达弱,心里想的,无法用笔如愿表达出来。明明有一个观点,也有一些具体的材料,但写出来之后,自己看了都要摇头,别人自然更不忍卒读。

语文教学强调对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但如果教师自己也写文章,平时就加要实践训练,最好每周动动手。语言运用的流畅性、节奏感、生动性等,是很难从理论上说出来的,只能凭感觉,经历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只有在亲身体验中,在反复训练中才能生成好的语感。

再次,要敢于献丑让人看。要想提高写作水平,就要勇敢地把作品拿出来让人挑剔,最好是在写作之初或者写作过程中就听听别人的意见,或者主动与人商量,共同探讨,以便少走弯路。

有的人很不愿意把文章拿给别人看。自己花了心血写成的,癞痢头儿子自己的好,有点偏爱可以理解。但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不要以为自己一定写得非常完美了,别人往往会从一个你想不到的视角看过来,说不定能挑出一大堆毛病。

当然,对别人的意见,只能参考,不能奉若神明。

## 文章写不好怎么办?写,才能越写越好



## 春季·赛季

近日,安吉县晓墅小学第十届校园足球联赛揭开帷幕,全校23支足球队按年级分组进行小组循环赛。比赛采用5人制,使用4号球,比赛时间为30钟上下半场各15钟,中间休息10分钟。每场比赛每队出场5名队员,以比赛积分进行排名。每个年级组还评选出了金靴奖和最佳门将。图为小球员们在绿茵场上驰骋。

(本报通讯员 蔡向前 丁国胜 摄)

成长之路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甲景

基于“读图时代”的社会原因,德育也被推向了“视觉主导时代”。电影这样的艺术作品,学生们当然喜闻乐见,电影课这样的新颖课堂,学生们更是满怀好奇、期待和兴奋。每一次我们上完课,都有学生把我们当作明星般地要签名要电话,缠着我们问下一堂课是什么时候、看什么电影。家长则围着我们拼命聊电影里的教育问题,这就足见电影课程是如何受学生们追捧了。

### 电影课程“看什么”是首要问题

我从2013年初开始在自己的学校做“影视德育课程”,进而拓展到外校和图书馆、电影院、企业做电影教育公益至今。

我一直在表达一种观点:在已经是视觉主导的时代,看什么电影比为什么看电影、怎么看电影更加重要。我们既然已经不可避免地和学生一起卷入了这个影视作品铺天盖地的时代,“看什么”的问题被无限地置前了。

基于中小小学段特征和成长规律,我按年级设计学校的电影教育课程观影清单,设计学生喜闻乐见的电影课专题,如“童年映像”“名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阅读”“影往情深——亲情电影系列”等,借力电影渗透德育,助推学生的文化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 不要小瞧了学生的艺术思考力

记得2014年1月24日,我走出自

## 视觉主导时代下的德育突围

### ——我的电影课叙事(上)

己学校上的第一场电影课,是在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课题叫做《奇影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由<暖>说开去》。

电影《暖》改编自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我把本片主题抛给学生去探讨,一位男生(我的电影课他几乎全勤)联系阿富汗卡勒德·胡赛的小说《追风筝的人》改编的同名电影说:“这两部电影都讲了人性的反省。”

他说得不错,这部电影容易让人简单地定义为爱情电影,而它的真正主题是:人性、反省与觉醒。它旨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勇敢地反省和面对自己曾经的过失,要真诚而严肃地对待生命的每一个承诺。莫言的原作还渗透了浓厚的赎罪意识,正如片尾的主人公独白——“我的承诺就是我的忏悔”。此外,本片反映了现代悲剧——人与社会的对立。

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上课,我当时实在以为,我问了一个超出学生解读力和接受力的问题。我真是庆幸这堂课没有砸掉,全拜这些解读力和接受力完全超乎我们电影课导师想象的学生所赐。当时,通过深度对话,竟有很多学生(大多数是小学生)对本片都有了人性反思的认知。就从那一次开始,我放开手脚地去设计问题,我强烈地意识到学生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他们的思维是没有边界的,我们不要小瞧了他们,尤其是那些从小就有良好阅读习惯的学生。

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课堂——电影课面前,一切皆有可能。甚至可以说,电影课相对文化课更加充分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思考力。

### 普遍认识未必经得起深入思考

这种创造力和思考力会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思考独立和人格独立,并在此基础上呈现独立的个性化表达。

比如,2015年6月,2016年5、7、9月,我4次上《汤姆·索亚历险记》电影课,每次都有学生觉得汤姆·索亚通过激将法指挥小伙伴们帮他刷篱笆还坐收好礼,体现了他的聪明,也有眼尖的学生看出其行为背后实乃“己所不欲,施于人”。

我始终认为,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行为现象背后的心理本质。我也始终并不认为汤姆·索亚的这种“聪明”就值得标榜,有学生担心连刷篱笆都不会或不想干、懒得干、看不上“汤姆·索亚”,将来碰到比他更聪明的人,他是不是就有可能沦为了替人刷篱笆(而且还不一定会刷)还给人贿赂的人?

丈人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政治观、价值观问题暂且不论,今天我们却不得不以此提醒我们自己和学生:人纵然有些小聪明,切不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为永远有比你更聪明的人,我们要保证自己首先拥有基本的生存技能,何况聪明人也总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时候,电影就安排了汤姆·索亚因为要聪明在全班同学面前出尽洋相的情节。

### 不再轻易区分“好人”“坏人”

再如,2016年4月17日,我上《城南旧事》电影课,问道:“《城南旧事》里的小偷和《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印第安·乔是不是坏人,你们怎么看?”其实,



如果我们不去纠结这个问题,偷人钱财、扰人生活的小偷和作恶多端、杀人越货的印第安·乔似乎很容易就被我们划入“坏人”的行列。

但仔细想一想,真的能如此轻易地做道德判断吗?小偷难道不是走投无路的社会性悲剧?印第安·乔难道不是因为从小就处在种族歧视中而滋长了仇恨?他们成为“坏人”的路上,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自己又是否恰是“责任人”之一?他们身上还有哪些尚未遗落的善良,比如小偷为了供弟弟读书的义无反顾,和对待小英子的友好温柔;比如印第安·乔在波利小姐道谢后的回眸一笑。

课堂上,学生们把他们概括成“做了坏事的人”。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经历了数千年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悖论,终于有了改变的希望。